



白桦林

(小说)

□木容



CFP供图

二、秋

白桦林中的树叶开始发黄,运送木料和手术台、病床的架子车、小皮卡经常出没在林间小路上。搭棚建屋的施工人员川流不息,白桦林里热闹起来了。

树林外的大平房腾空了,改建成新的外科创伤手术病房。但是,乔丹宁一家没有搬走,因为乔大夫是这个创伤区的负责人。

丹宁自上小学后,很久没有再去白桦林,没有见到老木匠和小木匠。她很想念他们,想念小木屋,想念白桦林里的花蝴蝶、喇叭花、金毛和小鸟。

听爸爸说,扩建外科的任务很急迫,老木匠和小木匠一定忙坏了。

四岁的弟弟小丹宁见到虎子送给丹宁的小木屋,喜欢得不得了,嚷嚷着要虎子哥也给他做把小木枪。那个小木匣做得多精致啊,薄薄的板片刨得平整光滑,匣子内侧上方左右各有一道槽,木匣的盖子通过这两道槽可以合上,拉开。木匣盖的表面刻着一朵喇叭花,花儿染了淡淡的蓝墨水,简直像个艺术品。虎子做好小木匣,赶在丹宁上小学前,专门送来。来时,老木匠又捎来一篮子蘑菇和一只野兔肉。虎子答应给丹宁做把小木枪。

爸爸听说老木匠抽的是烟叶,专门托人买到上好的烟叶;妈妈得知老木匠的瘸腿一受风就疼,特意找来护膝和药酒;丹宁把心爱的绘画本也托运输队的叔叔捎给了小木匠。一来二去,林中的小木屋和林外的大平房成了“走亲戚”的关系。

丹宁一直等着爸爸有空时带她和弟弟去白桦林,再去看看小木屋。终于,机会来了。

经过几个月的紧急施工,白桦林中搭起了工棚,增加了木工人手。手术台、病床、床头小柜、椅子,源源不断地送入大平房的创伤病房。

这天,爸爸对妈妈说:搞到一张国外先设计的手术台设计图,这个手术台可以升降,可以前后仰起,还可以侧转角度。爸爸要找老木匠问问能否做出这样的手术台?

星期天清早,爸爸和管理员大老李约好,叫上技术员去小木屋一块儿聊聊。爸爸骑着摩托车,丹宁坐在车斗里,开进了白桦林。与夏天不同的是,叶子发黄了,喇叭花不见了。但是,秋天的树林另有别样的颜色,除

长江的来信

(非虚构)

□ 顾子墨

苏州之行,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第一次是一九七四年,我在南通造纸厂工作,跑采购,到处跑。乘“通常汽渡”过长江,就到了常熟。那时的江南,还是印象里的样子,看起来小小的,并不像现在外孙拍给我看的满是高楼的样子,那样望不到顶的房子,就是在上海,我也不曾见过。我拿着一张“江苏省供销合作社”落款的介绍信,去长江南岸和那些操着呢哏软语的汉子取货。

记得那一次去是个冬天,江风瑟瑟,寒风刺骨,月光倒是透亮。一位姓吴的大哥与我同行,他个头不高,登船的时候,被拥挤的队伍挤下了水,我把他给救了上来。我们都没有带多余的棉袄,好心的乘务长从值班室拿来两件军大衣,让我们裹着。江水的刺骨冷,渐渐在“两件军大衣”甲板上的兜圈跑步与交谈里,不那么“嚣张”了。老吴说,他是六十年代入的党。虽然在运动中被“斗”过,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唠叨时事。我哪里敢想这些问题,只是慌忙让他压低声音。没过几年,果然让他说中了。改革开放后,听说他被平反,到地委做了干部。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在信里,他询问我是否已经入党,需不需要帮我写介绍信。我以“喜欢打牌”这样好笑的理由,婉拒了他的好意。记得信末尾有一句话,他说:“小汤,不要怕,任何时候,只要咬着‘人民’两个字,无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面前,我们的方向都不会错。”一九九六年,我女儿入党时,我把这句话写在了党章的扉页上送给她,她夸我这个群众什么时候思想觉悟这么高了,我

还夸赞我是“党的好工人”。我心中一颤,眼眶顿时就湿了。我怕被老伴看到,便去洗了一把脸。

后来,我辞去了私人老板那边的工作,拿着老吴的信又一次走进了我熟悉的工厂,又能“泛舟长江”,看着江水渐清,两岸渐绿,仿佛看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长江的来信,亲切、温暖,身上充满了力量。

我和女儿女婿乘高铁去苏州。在苏州无锡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苏南机场,外孙在那里坐飞机去成都上大学。

是的,这件事比重返工厂更令我开心。二〇二二年,我的外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他问我,以前有没有去过四川。我当然没去过四川,在三峡大坝修成以前,江上的货船一般到重庆就不再向上行了。在我的记忆里,四川大学还叫四川联合大学,我们船队里有个弟兄的儿子就在那里上大学,那儿是西南最好的大学。十几年前在双流区的油菜田里辟出了一个新校区,听说有三千多亩,我和老伴都不敢想,要是谁家有这么大的田,哪里种得完啊。

十一月,我和老伴背着女儿女婿,偷偷乘高铁去成都看外孙。但是我没有看见什么油菜田,而是一栋又一栋的楼房。见到我,外孙很惊讶,又不意外,说:“不愧是‘汤老大’!”

我在地铁站,看到了二十大的宣传海报。又过了一个十年,我也老了十岁,但这个党,这个国,却飞越了百年,愈发年轻。

临走前,外孙问我:“我应该入党吗?”我拍拍他的肩膀,点点头,笑了,也流泪了。

大雪

□刘白

北风已不重要
手心捧雪的人
心里正长出嫩芽
雪已温暖成一个动词
能够温暖石头
去年他曾捂暖一颗心
不小心伤及旧疾
融化了

一块冰最脆弱的部分
大雪封门
没有马 也没有草原
就更谈不上打马而归了
雪落在北国
你唯一能做的
便是再一次等待
大雪封门

在古处州的山水间
安放自己的心跳(组诗)

□钱雪冰

云和梯田
往高处去
在云朵里安家
几声咳嗽 那是云朵孵化
的鸟
破壳而出

不做大树 做株稻穗
以一己之力
在半山腰拦住山溪的去路
繁育脸上的花
长成十八岁的粮食
被一块石头爱上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为一块石头淘米 做饭
再坚硬的日子 炊烟一烤
月光般柔软 可口

从云和梯田出发的稻穗
穷尽一生 终于追上
一条下山的路

瓯江源
为选择一条出海的道路
我选择龙泉
我选择丽水

后路一寸寸切断
拿去喂鱼 或者 塞进记忆
的灶膛
还有香菇 灵芝片
喜不自禁爬上餐桌

鲜美的石头的味道
入口即化

青梅酒总是随身携带
需要失眠时
嚼两粒青梅
需要酣睡时
喝两口酒

从龙泉出海
我不敢回头

鼎湖峰
佛端坐在每一滴水珠上
佛端坐在每一片树叶上
佛驾驶着风
呼啸而来 又呼啸而去

在缙云 佛是山 是海
在缙云 佛是阳光 是天空
哪怕邪念偷渡而来
在佛前也要屈下膝盖 许
下宏愿

我佛慈悲
我佛弯下腰身
众生便看见所有的光环
都来自于一截截
智慧的根

畚乡怀故
那些死去多时的往事
伸两个懒腰
打两声哈欠
又活了过来

走在青石板上
嚼着粘嘴的米糕
心事
自由自在地在水上漂

老去的是时光

青石板在脚下已说不出
一句有棱有角的话语
墙角豁嘴的青砖
不仅走漏风声雨声
还走漏一个青葱少女
变成一个树桩老嫗的秘密

至于下一站是好溪
还是瓯江
抑或更远一点的东海
由饭桌上那碗见多识广的
烤香菇
决定

我闭了眼 任那些活过来
的往事
在心中发酵
一碗绿曲酒下肚 再来
一碗
迎亲山歌第一百零一首的
旋律
已经了然于胸

处州听雨
雨轻移莲步
风一艘飘过窗外
飘过窗外

今夜 我在窗内
准备好酒菜
约好的敲门声
始终没有响起

窗户紧闭
我一次次扬起
目光的刀子
始终没有勇气
砸向那层薄薄的毛玻璃

初恋般的雨来过 一次又
一次
初恋般的我 一次又一次
准备好酒菜
苦苦地等候

一个时代
不可阻挡地翻到
下一页

古堰画乡
让脚从奔跑的鞋子里脱身
与趴在船舷上想心事的阳光
聊聊天家常
让眼睛从俗世的课堂下课
跟着一只蜗牛回家
向它讨教
把时光煨成浓汤的技巧
可以给一条鱼发个短信
然后与一杯绿茶一起静静
等待

水底的回音
可以蹲在岸边薰衣草的紫
色裙边
让薰衣草的笑容
始终高过我们的笑容
可以喊醒远处低头瞌睡的
那棵老樟
请它算一算自己的年龄
可以依偎在夕阳下的炊烟
膝边

悄悄探寻晚餐的菜谱

备下碗筷
等待月光前来喝酒
席间没话找话
顺便问问 今夕何夕

